



蘇文忠公集卷第八十五

奏議

乞詔邊吏無准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臣聞善用兵者先服甘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
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
勝乎功成而兵不解以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
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
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西夷
憎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
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

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鬪力力
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
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
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
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
其叛者易以忠順即其蒙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
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
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講武城曰此
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
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

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
臣願陛下深詔邊吏枚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
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暮年諸
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
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負
赴闕面勅戒之使歸以喻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
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
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
累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
竊料鬼章凶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為

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
忌不敢復讎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
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寧
意復讎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
舟遇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
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
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
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
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
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招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

既有生還之望不為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
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
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
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
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
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
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
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
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無用近界酋豪力戰而
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

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讎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
讎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羗之
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讎敵正中國之利無可
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
舜卿奏乞削阿里骨官爵續又聞阿里骨上章請命
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為得
何者阿里骨究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
女已嫁梁乞一作連之子度其一作速必須協力致死共

為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其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
吾棄勝致討力未能支故臣情忍詒以就大事若得
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西討命以威脅諸羗誅不附
已者羽翼既成西北相應必為中原之憂非獨一方
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為必不
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為過
西蕃小醜朝為叛逆暮許和迺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
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
無時而止矣然遂欲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即須發
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

無佗竒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
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已
為所質勢未能動而心卒斂疆在其肘腋迹同而心
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
溫溪心斂疆等合而討阿里骨約趙純忠即許以生
還此正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
許阿里骨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
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
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
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

似為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以死取廷止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準元祐二年十月十一日尚書曰省劄子節文臣寮上
言近聞兵部郎中葉祖洽改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
錫封駁以為不當無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訛及宗廟
之語臣愚今詳君錫所駁極其小為允臣取祖洽印本
試策尋究即無譏訛之言不知君錫何以見其譏訛
也伏望 陛下令君錫條具祖洽譏訛之言下近臣
參定以明枉直庶使策試之士謀議之臣悉心不回
毋悼後害三省同奉 聖旨人令翰林學士中書舍

人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者右臣等竊謂先帝親策貢士本欲人人盡言無所忌士之論事必欲究極始末其語或及祖宗事有是非義難隱諱但當考其所言當否以為進退不可一一指為謗訕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詳其略云祖宗以來至於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為少又云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謂祖宗撥亂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最為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便欲朝廷與大臣合謀而鼎新之詳此顯是祖洽學術淺暗議論乖繆

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等準朝旨與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今據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牒已別狀奏陳更不連書

又貼黃葉祖洽以第日臣軾係編排官曾奏乞行黜落今已具事實別狀奏聞去訖

又

臣近奉 聖旨參定葉祖洽所試策臣已與劉攽等定奪奏聞去訖臣今看詳元降臣寮上言有云凡在朝廷大臣率多當時考試之官信有此語安敢擢在

第一臣等今來定奪得葉祖洽顯是學術淺暗議論乖繆緣祖洽及第時臣係編排官據初考官呂惠卿等定祖洽為第三等中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為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無據祖洽元試策卷子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因循苟簡而不舉者誠為不少今來祖洽上章自辨却減落上件言語只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制度比之前古亦有因循未舉之處顯見祖洽心知苟簡之語為不可故行減落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考劄子

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里道路艱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未有一分到闕朝廷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不多至時若隔下三五百人赴試不及即恐孤寒舉人轉見失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欲乞自今日以往更展半月方始差官仍令禮部疾速雕印出榜曉示旁近州郡但未試以前到者並許投保引試若慮放榜遲延恐逾三月內不及即乞省試添差小試官十人却促限五七日出榜臣又竊見自來御試差官分為初考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限既迫考官又少以興多不暇精詳又緣初

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是方定等第只是逐旋據騰錄所關到卷子三五十卷便定等第以此前後不相照所定高下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為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衆考官為一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可以速了臣竊意祖宗之法所以分考官為四處者蓋是當時未有封彌騰錄故須分別以防弊悖今來既有封彌騰錄縱欲徇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煖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渙汗之澤覃及方死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備位近侍誠竊感憤廢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即位以來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甘露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沴常寒為四罰殆無虛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蠢不識忌諱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可改麻石礪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疎士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

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窳此等亦無他意
方司馬先在時則欲希合之意及其既沒則妄意
陛下以為主先之言殊不知先至誠盡公本不求人
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先無恙
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矣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
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為已行之令不欲
輕變無恐臺諫紛爭卒難細和願陛下問公著等
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
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出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
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且其數以此計算利害灼

然而況農夫在官貪吏發膏血
樂十倍又五路百姓倒置朴拙
慣習人尤為患苦其費不貲民
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
此雖責躬肆眚徹膳齊祠而此
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
然臣前歲因詳定設法與臺諫
屢遭口語今來行言若不合聖
戒妄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即乞
庶幾上察天戒下全小臣不勝

比之雇人者
分須至轉雇
監司守令觀
之和至於如
恐恐無益今
言誰當言者
為其徒所疾
便行責降以
作聖意行下
不待罪之至取進

止

貢院劄子四首內一首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

奏

貢院本月三日據巡鋪官鄭永崇領拽到進士王太

初王博推稱是傳義問得舉人合稱被巡鋪官誣執

尋今巡鋪官宣德郎王厚將逐人卷子與眾官點對

得逐人試卷只有一十九字同叩不成片段本院檢

準條貫准經學不許傳義口投石同至於進士須是

懷挾代筆方令扶出今來逐人試卷點對得只有一

十九字偶同別無違礙顯是巡鋪官鄭永崇舉覺不當兼兩日內巡鋪內臣屢將曖昧單詞令本院扶出舉人本院未敢施行見奏取旨及有巡鋪所手分揚觀作過本院依法區分其巡鋪內臣並來簾前告屬堅要放免本院亦不敢依隨以此挾恨羅織舉人必欲求勝今來進士尚有兩甲諸利尚有一十五場未曾引試若信令巡鋪官內臣挾情羅織即舉人無由存濟欲望 聖慈速賜指揮或且勾回石君召鄭永崇兩人却差曉事使臣交替所貴不致非理生事取進止

奏劾巡鋪內臣陳慥

元祐三年二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日三日據巡鋪官捉到懷挾進士共三人依條扶出逐次巡鋪官並令兵士高聲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在場舉人亦皆恐悚不安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鋪內臣陳慥指揮令眾人唱叫竊詳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陳慥乃敢號令眾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

貢院今日三日據巡鋪官押領到進士盧君修王燦稱是傳義却問得舉人稱是盧君脩來就王燦問道不知耿鄧之洪烈為復是洪烈為復是洪勳其王燦別無應對當院看詳若將問字便作傳義未為允當已一面且令逐人就試乞早降指揮合與不合一例考校取進止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謂朝廷付士之意本於禮義而輔以文法雖有懷挾傳義之禁然事皆付之主

司終不以此多辱士類虧損國體近年緣練亨父為
試官非理凌忽舉人遂致喧競因此多差巡鋪兵士
南省至一百人訶察嚴細如防盜賊而恩賞至重官
負使臣減年磨勘指射差遣諸色人支錢多至六百
貫若非理羅織却無指定深重刑名緣此小人貪功
希賞搜探懷袖衆證以成其罪其詞不免寬濫近者
內臣石君召鄭永崇陳慥非理搜捕臣等已具論奏
尋蒙朝廷取問行遣訖欲乞下有司立法裁減重賞
及減定巡鋪兵士人數如非理羅織舉人即重行責
罰以稱朝廷待士之意取進上

乞不分經取士

臣等近奉勅推知貢舉竊見自來條貫分經取士既
於逐經中紐定分數取人或一經中合格者少即取
詞理淺繆卷子以足其數如合格者多則雖優長亦
須落下顯是弊法將來兼用詩賦不專經義欲乞今
後更不分經專以工拙為去取取進上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臣等近奏為將來科場既復以詩賦乞更不分經取人
已奉 聖旨依奏今來却見禮部新立條貫將來科
場如差試官三負者以二負八經義一負詩賦兩負者

各差一負臣等竊謂既復詩賦與經義策論通考舉人尚不分經而試官乃分而為二甚無謂也凡差試官務在有詞學者而已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雖用本科不免乖錯項自聲律變為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策論詩賦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議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為創立此條使一試院中有兩頭項試官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自來試官患在爭競

不一又分為兩黨試經義者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主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舉人聞之必興詞訟為害如此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詩賦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科場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人之有材何施不可經義詩賦等是文詞而議者便謂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其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曾應經義詩賦舉者專務選擇有詞學人充其禮部近日所立條

貫更不施行取進止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来御試放榜日館職皆在殿上祇候乃是祖宗舊法以彰王國多士之美熙寧中因閣門偶失檢舉不令上殿自此遂為定制欲乞檢會治平以前故事施行取進止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臣近領貢舉侍立殿上祇候放榜伏見舉人程試有犯皇帝舊名者有旨特許依本等賜第又有犯真

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錄而陛下親發德音以謂此人犯祖宗廟諱不可不降等已而又有犯僖祖廟諱者有旨押出在廷之人無不稽首欣服臣與同列退相告語非獨以見聖人卑躬尊祖之意亦足以知陛下嚴於取士之法不好小惠以求虛名臣備位禁近固當推廣聖意將順其美而補其所未備謹具貢舉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一經殿試黜落不少

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中始盡賜出身然猶不取雜犯而近

歲流弊之極雜犯亦或收錄遂使過省舉人
便同及第縱使紕繆亦玷科舉恩澤既濫名
器自輕非祖宗本意也自來過省舉人限年
累舉積日持久方該特奏名恩今來一次過
省殿試不合格當年便得進士出身此何義
也伏乞下省司立法將來殿試除放合格人
外其餘並皆黜落或乞以分數立額取人所
貴上無姑息之政下絕僥倖之心如聞已有
去取二分指揮然有法不行與無法同如已
有法即乞申明仍告諭天下將來殿試依

去取

一自來釋褐舉人惟南省榜首或本場第一人唱
名近下者或有旨升一甲然皆出自聖意初
無著令今者南省十人以上及別試第一人
國學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
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
紛然並進士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
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竊謂累舉奏名已
是濫恩而經明行脩尤是救法其間權勢請
託無所不有侵奪解額崇獎虛名有何功能

復令升甲人主所以礪世磨鈍正在科舉等
級升降榮辱之間今乃輕以予人不復愛惜
臣所未喻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議前件著
令乞賜刊削今後殿試唱名除南省逐場第
一人臨時取旨外其餘更不升甲所貴進退
之權專在人主其經明行修一科亦乞詳議
早行廢罷

一臣近在貢院與孫覺孔文仲等同入劄子論特
奏名人恩澤太濫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
降付有司詳議裁減仍乞立法應特奏名人

授文學長史之類後南郊赦書更不許召
保出官

一伏見近日禮部立法今後科場差試官三人者
一人詩賦二人經義差兩人者詩賦經義各
一人臣謂此法不可施行凡差試官務在選
擇能文之士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
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
得人正用本科不免錯繆頃自聲律變為經
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
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

經義詩賦策論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
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言若私憂過計而有司
不察便為生出此條自古有科場以來無此故
事今後每一試院分兩頭一項試官問經義者
則主虛淳之文考詩賦者則貴聲病之學紛
紜爭競理在不疑自此科場日有詞訟為害
不小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
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初廷必欲用作詩賦
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
久離場屋之人或已廢學了若用虛名差使
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欲乞特賜指揮今
後差試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詞學
之人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

右取進止

乞罷學士除間慢差遣劄子

臣近因宣召面奉 聖旨何故屢入文字乞郡臣具
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官諭豈以臺諫有言故邪兄弟
孤立自來進用皆是 皇帝與 太皇太后主張不
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 卹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
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負中書舍人以前

初無人言只從參議以法及蒙擢為學士後便為朱
光庭王巖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羅
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
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非然臣竊自惟蓋緣臣賦性剛
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親迫故致紛紜亦理
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上違恩
旨欲默而不乞則是出於臺諫為敵不避其鋒勢必不
安伏念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得歸丘壑以養餘年
其甘如薺今既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
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帥間慢差遣如秘書監國子祭
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
取進止

轉對條上三事狀

準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雖
愚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三事
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
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
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
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

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
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
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
事亦以考察群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臣伏
見 陛下嗣位已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
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府知府上殿不過十
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
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
病不以實告則 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
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

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
利害之實而况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
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恭惟 太皇太
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為美
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
可以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
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
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惟箔
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無聽廣覽之路而避
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

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
臣寮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
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為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
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
則笞杖之法足以震龍頑狡若不愛惜慎重
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
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
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
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則

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
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
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
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
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
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關遠食貧
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為自本朝以來
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宗舊制
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
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

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所歸

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禁恩禁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沿路進

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為不可今
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
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為
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曾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
子以救宮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
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
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蔭
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即隨武
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

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解
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
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
嘆亦使人入務學不墜其家為益不小後來
不蒙降出施行竊慮當時聖意必謂改元之
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即位已四年矣
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
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
為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
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臣近準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矣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

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甚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甚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為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為罷春燕傳之天下至今以為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朞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朞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為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為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

也臣竊意 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
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
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
詳酌如以為當罷只乞自 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
不降出臣文字臣亦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
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蘇文忠公集卷第八十五

蘇文忠公集卷第八十六

奏議

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

劄子

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 太宗皇
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輒喜不自勝舉酒以屬
羣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
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修德
可以轉災為福故宋景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
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

后妃之象也方是時 二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
及臣視榮感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
天人之應捷於影響 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
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
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
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况政令之失小及
一方大及四海其為災沴理在不疑自 二聖嗣位
于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
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
陰之類殆無虛月此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

謂 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
姓失職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
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略
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
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
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
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
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
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
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

見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
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
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
以致數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溫杲誘
殺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果止於降官
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
無辜屠割形體以為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
按監司不問以至臣寮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
可與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甲刀女豈有此理乃是
預為凶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

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
正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頽弛偷
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為仁乎大抵為國要
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
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
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
也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
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
決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強塞
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

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為故道高仰勢若攻屋功必無成而患存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不愚貴賤皆以為然獨一孝先以為可作臣聞自孫村口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埽以臣五十負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埽皆廢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殘廢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兵僅有

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為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已廢壞橫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略不及此近因人言沸騰方牒北外監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春料便令計置今來欲興修四十五處已壞隄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其為欺罔實駭羣聽其餘患害未

易悉數但臣採察衆論以為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修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橫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此三千萬物料分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成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脩為學士日有修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略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為可用故輒繕寫進

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為耳目請間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以來不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苟為身謀謹備錄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為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別人寫錄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寬赦

乞郡劄子

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

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必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 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言一敢告勞特以臣

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出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沒則又妄意 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 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

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繁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際為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際體量而際附會隱庇臣弟轍為諫官劾奏其事玠際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

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上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贖所言之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覲言胡宗愈指臣為黨孫覺言丁儻云是臣親密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其罪欲使臣撓權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三淵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坐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

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
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
直不畏彊禦自候司馬田堆為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
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
主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
察至使寬饒自到北關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
嘗比之魏文貞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
遼患癰洎泣曰聖體不亡余豈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
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亦不察賜洎自盡一主非不
明也二臣之受知非可憐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

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
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
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
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
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
良以為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
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
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
臣上殿訪問古今且勅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
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

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
誹謗臣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今
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為誹謗先帝
則是以白為黑以西為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
之險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盖
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臣欲依
違苟且雷同眾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
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為
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
地特賜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

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貼黃郭驟人材凡猥眾所共知既以所會小人
得罪近復擢為監司者盖畏挺之之口欲以苟
悅其意正如向時王巖叟在言路時擢用其父
苟龍知澶州妻父梁燾為諫議天下知其為巖
叟也

又貼黃臣所舉自代人黃庭堅歐陽棊十科人
王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又
曾建言乞行給田募役法呂大防范純仁皆深
以為便方行下相度而臺諫爭言其不可更不

得相度至今臣每見大防純仁皆咨嗟太息惜此法之不行但畏臺諫不敢行下耳

又貼黃中外臣寮畏避臺諫附會其言以欺朝廷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奏陳耳

又貼黃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即乞付外核實其事顯加黜責若以為然即乞留中省覽臣當別具劄子乞郡付外施行

辨舉王鞏劄子

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

聞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詭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強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為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為宗正寺丞

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
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
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
古禮而已何名為離間哉况鞏此議執政多以為非
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
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
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
姦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
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為學何名論事三者
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

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
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為姦邪又傷言者
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眾是以冒昧
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

貼黃臣曾親聞司馬光稱鞏忠義及見光親書
簡帖與鞏往復議論政事及有手簡與李清臣
稱鞏之賢真迹見在

論周禮擅議配享自劾劄子第一首

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禮擅議先帝配享欲以嘗
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群小乞下有司議臣妄舉之

罪童行責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亦奉指揮竊以為
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亂亡隨之易
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
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鄭公善善惡惡而不
免於亡者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臣觀
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知李定蔡確張誠
一三居厚在位符揚汲王孝先何正臣包惠襄周輔
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七用臣之流或者開
邊隙使六連禍結或漁利權財為國斂怨或倡起大
獄以傾陷善良其為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為

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以退處間散而其腹心羽
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為之經營游說者
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
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鱗鳳也斯舉
矣翔而後集况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
腥膻所聚瞬息千萬况可招而來之乎朝廷日近稍
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
確乞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
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
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首領已為至

幸豈可與尋常一普之臣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今既
稍寬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
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復何以言之將
作監丞李士京者邪佞小人衆所嗤鄙而大臣不察
稍稍引用以汙寺監猶能建開墾之議為修城之漸
其策既行遂倡言於衆欲次復用臣蔡磨之法由此
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
不復哉昔盧杞責降既久經涉累赦德宗欲與一小
郡舉朝憂恐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裴
信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之勉

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炬有燎
原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今周穉草莽之微
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啓之矣昔淮南王謀反所憚獨
汲黯以謂說公孫丞相若發蒙耳今穉熾蠱小臣而
敢為大姦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有淮南王當復
誰憚乎臣不敢遠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
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已諫或司馬光尚在此鼠
輩敢爾哉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
大名或以為可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
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

患於未萌真宰相事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種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鄉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是暗繆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耻若撻于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蠢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黃周種州縣小吏意在于進而巳今忽猖狂

首建大議此必有人居中陰主其事不然者種豈敢出位犯分以搖天聽乎此臣所以不得不再三論列也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閒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實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

牧監馬多瘠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
槽實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
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國人盜減芻粟且不卹
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
深哀憐之實之殿庭親加怒日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
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
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右斃踣奔逸之憂民之困
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心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
馬可以實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
疎遠諂佞在旁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

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
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
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
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
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
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
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
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以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
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
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

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銜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自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眾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薦何宗元十議狀

臣伏見朝廷近制川峽四路負關並歸吏部注舉臣竊原聖意蓋為蜀道險遠人材衆多若就本路差除則士皆懷士重遷老死鄉邑可用之人朝廷莫得而

器使也士雖在遠亦識此意聞命忻然皆有不遠千里觀光求用之心然法行數年未見朝廷非次擢用一人此乃如臣等輩不與今所聞之過也伏見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延州事何宗元吏道詳明士行修飾學古著文頗適於用近以所著十議示臣文詞雅健議論審當臣愚不肖謂可試之以事觀其所至謹繕寫十議上進伏望聖慈俯付三省看詳如有可採乞隨才錄用非獨以廣育材之道亦以少慰答遠方多士求用之意也謹錄呈聞伏候勅旨

舉何去非換文狀具狀

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先帝見其所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臣嘗見其所著述才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為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且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知所舉臣等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奉聖旨特授承事郎依舊武學博士

論行遣蔡確劄子

臣近蒙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寮有繳進蔡確詩言涉謗讟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為人今來非敢為確開說但以此事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二聖所為若行遣失當所損不小臣為侍從合具奏論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毀謗聖母不加忿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與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

怨謗之言亦於仁政不為無累臣欲望 皇帝陛下
降勅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後 太皇太后內出
手詔云吾之不德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何以
來天下異同之言矧確嘗為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
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榜朝堂如此
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為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
服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候誅殛取進
止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 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
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
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
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本畏滿盈
力求閒退既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辨但竊不平數年
以來親見 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
故使人上議聖明以謂抑塞臺官私庇近侍其於君
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臣平生愚拙
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
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第輒為諫官
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讎疾

臣近日復因臣言鄆州教授周種以小臣而為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構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職在於察毀譽辨邪正夫毀譽既難察邪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虚心而聽其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真妄自見讒構不行若陰受其言不考其實獻言者既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為辨明則小人習知其然利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臣非獨為一身而言也伏望聖慈

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屣也人臣知此輕重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為愛惜臣子恐其萬一實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讒聖明在上瘖鳴無告重壞少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竊痛之意切言盡伏俟誅殛取進止

貼黃臣所聞臺官論臣罪狀亦未知虛實但以
議及聖明故不得不辨若臺官元無此疏則臣
妄言之罪亦乞施行

又貼黃臣今方遠去關庭欲望聖慈察臣孤立
今後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

乞賜度牒修兩冊字狀

臣伏見杭州地氣蒸_潮常錢氏有國日皆為連樓榭
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廿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
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為小
屋風雨腐壞日就頹_以致中間雖有心長吏果於營繕

如孫沔作中和堂梅執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
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葺且其餘率皆因循支撐以苟歲
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講修造自十十以上不
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_不使前人遺構鞠為朽壤深可
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宇例皆傾
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任之
日見使宅樓廡_不缺_及鏽縫但用小木橫斜撐拄每過
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
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_上至於軍資
甲仗庫尤為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_宇壓傷手分

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正一家四口
內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吏家屬日負憂恐
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
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陳
壞須至修葺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
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如支公使錢五百貫以
了明年一年監修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剋刷兵匠應
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以大朝廷未必信從深
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錢氏所構規摹高
大無由裁忖使為小屋若頓行毀折改造低小則目

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悅亦非太平義事竊
謂仁聖在上憂愛臣子存恤遠方必不忍使官吏胥
徒日以軀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頽墻之下無恐弊漏
之極不即修完三五年間必遂大壞至時改作又非
二百道度牒所能辦集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賜允
從如蒙朝廷體訪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

兼經狀

臣今日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詣臣

陳狀稱準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有改更無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為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為耻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負多從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詩賦一無此經義多少各以分數

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負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為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為耻以此知前

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
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為拙
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
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
汪漑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
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
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
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
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詩賦進公亦自無經非廢經義也

